

超越心灵与世界的界限 ——从皮尔士符号哲学出发建构的符号实用主义

周 靖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 要: 由于人们常根据詹姆斯为实用主义带来的刻板印象来理解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这在造成误解的同时,也使得真实的皮尔士隐而不显了。皮尔士一生对实用主义进行数次表述,其目标之一便在于消除詹姆斯式渗透心理主义的理解。在阐述皮尔士实用主义中蕴含的反心理主义立场和实在论立场后,聚焦于对皮尔士符号哲学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关联的探讨,提出皮尔士的“符号实用主义”,认为它既是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优化表达,它内藏的“符号转向”(而非“语言转向”)也能有助于克服现有的实用主义叙事中新、老实用主义思想断裂,以及新实用主义的“语义学之幕”等问题,同时也能实用主义与认知哲学的融合奠定学理依据,它在根本的意义上超越了认为心灵与世界之间存在界限的思维。

关键词: 实用主义; 皮尔士; 符号; 符号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22)05-0046-08

古典实用主义尝试诉诸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来消除心灵与世界的二分问题,认为实践主体的“经验”同时敞开了世界和塑造了意义,这构成了实用主义的思想底蕴。然而,实用主义者的立场间不仅实质有别,也仍有着需进一步阐明之处,这尤为体现在对皮尔士哲学的理解之中。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对皮尔士实用主义的澄清来探讨建构一种符号实用主义(semiotic pragmatism)的可能,其中将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分析皮尔士最初在《如何澄清观念》(1878)中对实用主义的最初表述中隐藏的问题,以及皮尔士后来对其表述的修正,以期还原较为真实的“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第一节拟完成这项任务;二是基于前一方面的工作讨论皮尔士思想中的符号哲学(semiotics)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学理关联,以期将实用主义建基于一一种“简化”或特殊版本的符号模式上,从而构建出一一种符号实用主义思想,本文第二节拟完成这项任务。本文余下的第三

节将尝试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挖掘符号实用主义的独特价值,例如,为实用主义与认知哲学的融合奠定学理依据。

一 皮尔士实用主义中的 实在论和反心理主义立场

在关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论事业上,皮尔士始终将“实用主义”视为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这种方法抵制认为个体的心理感觉发挥着“认知通道”的作用这种立场。在笔者看来,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立场直接源于他的实在论立场——更确切地说,源于同时强调了外在事物、规律、共相的实在的“经院实在论”(scholastic realism)——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恰是因为实在实存,外物以合乎规律的方式施加给我们的“效果”才不能被还原为个体的心理感觉,我们才须诉诸共同体规范的探究活动来科学地阐明这些效果,进而披露实在之所是。

【收稿日期】 2021-1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剑桥实用主义研究”(21CZX050)

【作者简介】 周 靖(1989-),男,江苏淮安人,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心灵哲学、符号哲学。

然而,皮尔士在《如何澄清观念》(1878)中常被视为“实用主义原理”的下述表述易于诱导人们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试考察我们所设想的概念的对象有哪些可想见的实践效果。那么,此类效果的概念,就是这一对象的整个概念。”^{[1]215} 詹姆斯的解释塑造了人们对实用主义的一般印象:我们只有根据事物在实践中施加给我们的效果,才能够获得对于事物的理解。在詹姆斯看来,这里所谓的实践主要是指“每一种见解的实际后果”或“行为中的效果”^[2]。根据事物施加给我们的“效果”来理解关于事物的观念。这种界定诱使我们易于像詹姆斯那样,将“效果”理解为主观的心理感觉。大约从1903年开始,皮尔士对实用主义进行反思,他认识到在《如何澄清观念》一文中的表述是有缺陷的。在该文中,皮尔士试图指出,关于真理的理解源于“连贯地去行动”这种冲动或动机,从而真理与人们的心理意图相关。皮尔士后来认识到,这种诉诸心理事实的做法是不令人满意的和浅薄的。

如胡克威指出的那样,“贯穿其整个生涯,从他在19世纪60年代最初发表的文章直至他1914年去世前写的手稿中,皮尔士都坚持认为从心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那里获得信息都与逻辑研究无关”^[3]。这里的“逻辑”既指狭义上形式化的、可借以做出有效推理的逻辑,也指广义上合乎理性的行动所遵循的实质逻辑,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具体阐明这一要点。无论是何种理解,在皮尔士那里,逻辑始终是一种规范科学,它抵制下述心理主义命题:

(P) 我们需根据个体的心理状态或感觉来分析和理解个体行为的规范特征。

皮尔士认为,如果承诺了(P),我们将会得到“推理没有好坏之别”的结论:我们无法根据心理感觉来理解推理的“好/坏”之别,因为“好/坏”之别仅能根据超出个体心理主观性的规范推理活动才能得到理解。皮尔士的立场实际上是,在知觉中已经有了判断,“这种知觉判断……指的是以命题的形式对直接呈现于心灵的觉知特征做出断言”^{[4]54}。从而,我们根据命题形式的表达以及相关的推理活动来理解内容是什么,这里的内容源于外物施加给我们的觉知(percept),但它不可被视同为我们的心理感觉。

在皮尔士看来,詹姆斯及其拥趸席勒(F. C. S. Schiller)等人的实用主义恰以心理学为基础。出于这一原因,皮尔士用pragmatism一词来专门标注他的实用主义,以使之区别于詹姆斯与席勒的立

场^{[4]28,414}。也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在1903年的哈佛实用主义系列讲座中,皮尔士沿着反心理主义的思路,强调将实用主义原理视为一种逻辑法则。具体而言,皮尔士提出根据归纳、演绎、溯因等科学的推理方式的有效性来理解哪些信念是“好”的,从而,他不再将(他在《信念的确定》[1877]中强调的)“信念”视为首要因素。由于我们是根据推理活动而提出假设、获取信念的,那么相应的习惯或行动因此既摆脱了心理主义的困扰,同时也更具有普遍性或规范性。对推理首要性的强调,一方面凸显了在主体间展开的规范的探究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需要铭记的是,皮尔士始终承诺事物予以我们作用的实在性,恰是因为以实用主义为方法的探究恰是对这类实在的探究,实用主义才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

总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旨在根据“实践效果”来理解事物,但这种“效果”须接受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审查,从而不能直接约同为个体的心理感觉;在此意义上,对“效果”的理解内嵌了可为共同体接受的推理结构,对于以这样的推理为根据而“行动”的个体而言,他可以“有理有据”地根据事物在他那里体现的“效果”或“有用性”来理解事物,以及相关理解的真、假,这才是皮尔士所谓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蕴意。

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与其符号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有着对实在、行动、关于实在的规范表述等问题的共同关切。笔者认为,以符号哲学的方式表述其实用主义思想,不仅更能准确且清晰地表述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也能从中发展出有着一些重要理论价值的“符号实用主义”。

二 皮尔士的符号实用主义

我们可以借助对索绪尔“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士“符号哲学”(Semiotics)的简要区分来理解皮尔士的“符号”概念,以及进一步的“符号实用主义”。

根据通常的理解,“符号”指的是据它来理解其他事物,但它不同时指称自身的某种东西。索绪尔的符号学根据符号的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建立起了二项关系,并且这两项之间的关系有着任意性^[5]。相比之下,符号在皮尔士那里有着三元的特征,即事物(Thing)、对象(object)以及阐释项(interpretant),此三项构成了一个不可拆解或互相还原的整体,它们

分别体现着符号三种不同的存在模式(modes of being) , “作为事物的符号旨在传达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这种传达即所谓的‘代表着’或‘表象着’。该事物也被称为符号对象;符号在心灵中激起的观念(即关于相同对象的心理符号)叫作符号的阐释项”^{[6]13}。

需要迅速坦陈的是,在皮尔士那里,符号是思维最基本的单位,它可以是细胞、恐龙化石、事物、概念等,如伯恩斯坦(R. Bernstein) 指出的那样,皮尔士的符号哲学不仅包含了对语言的讨论,还延及非言语的自然符号^[7]。但在本文中,笔者不拟对符号做出如此泛化的理解,仅拟在实用主义处理的心灵与

世界的关系这种传统问题的背景下,将皮尔士的符号缩约为一种简化的或特殊的版本,即将传统认识论中讨论的外部世界中的“事物”限定为符号中的第一项或开启项,进而符号活动(semiosis) ——即符号的三元项之间的动态关系^{[6]411}——体现的是动态的认识活动。诚然,这种施加了限制性条件的理解对于皮尔士符号哲学研究本身来说是不充分的,但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将会显得恰到好处。

基于特殊版本的皮尔士式符号,如图1所示,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直接看出索绪尔和皮尔士思想之间有着下述三点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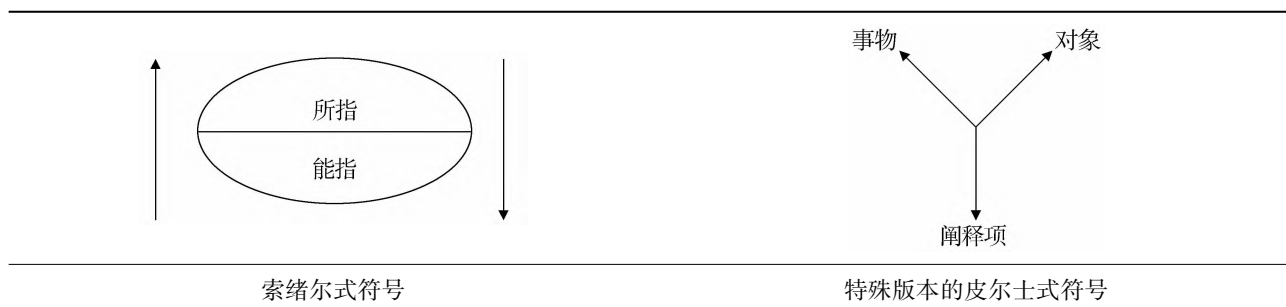


图1 索绪尔和皮尔士关于符号的不同理解

首先,如迪利(J. Deely) 指出的那样,索绪尔的符号学“其本质是语言性的,其特征是二项的”,而皮尔士的符号哲学则是三项的,“语言性”仅是符号的一种特殊特征,在符号活动的初始层次,语言不是必然出现的要素^[8]。

其次,隐藏在前述差别之下的是两者非常不同的立场,对于皮尔士而言,符号活动体现于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间的普遍关系中,这种关系包括了外在事物对于主体心灵的客观影响或“效果”。因此,一方面这种“效果”是实在的(real),是非任意的——事物以合乎规律的方式施加给我们影响^[9];另一方面,它因而不但不是主观的心理效果,因为“影响”的实在性,我们关于这种影响的探究须是科学的。

再次,尤为关键的是,皮尔士指出,只有根据阐释项才能将事物理解为对象,也就是说,只有根据某种阐释才能将外在事物理解为我们对象。如迪利指出的那样,“诠释项的实质在于调和客观存在和物理存在的差别”^[10]。在一个符号活动中,一个事物予以我们的“初始的感觉‘材料’不是‘原子式’的……严格来说,它是符号性的;在认知活动中已经形成了感性的初始综合”^[11]。而此中的“综合”恰源于其中阐释项的作用。

只需上述的简单探查,我们便能辨明索绪尔和

皮尔士思想间的关键差别,限于本文论题,此处不做进一步的具体讨论。我们须将讨论的重点转回到对“符号哲学和实用主义在皮尔士思想中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

从上述对皮尔士符号哲学的简单阐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中的实用主义印记,皮尔士的符号哲学(a) 因对“事物”维度的关注或对事物施加给我们影响的实在性的强调而承诺了实在论,此外,(b) 对这些影响的揭示体现在阐释项维度,其具体的形式是容纳在我们的“习惯”中的推理而非主观的心理感觉。笔者认为,恰是通过“阐释项”这一环节,我们可将皮尔士思想中的符号哲学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发展出符号实用主义的思想。

我们可以对符号活动进行步骤上的拆解来做进一步的分析。福斯特(P. Forster) 将符号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探究的过程) 拆分为六个阶段,从中我们可以重新理解1878年皮尔士对实用主义表述中提及的“可想见的实践效果”的蕴意:

- (1) 从指示了(signify) 推论性习惯(inferential habit) 的词项开始;
- (2) 指示了习惯的词项只有被运用于对象时,才获得意义;
- (3) 词项在谓述对象时,要求有一个索引词(in-

dex) ;

(4) 符号的意义由经验的意蕴(implication)所确定;

(5) 符号的经验意蕴从属于实践后果;

(6) 符号的实践后果展现为经验现象。^[12]

关于(1),皮尔士指出,尽管我们的行动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施加的强制影响的制约,但我们对于这些影响的理解是从我们对它们的假设性的阐释推理开始的,根据这些阐释,我们形成了对行动的推论性表达,例如,“如果天在下雨,那么街道会是潮湿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以条件句形式呈现的推论更接近于新实用主义者布兰顿(R. Brandom)所谓的实质推论(material inference),即“其恰当性本质上涉及那些前提和结论的非逻辑概念内容的推论”^[13]。“认可这些推论是把握或掌握那些概念的一部分,完全无关于任何特定的逻辑能力。”^[14]“下雨”“街道”“潮湿”的概念内容决定了“如果天在下雨,那么街道会是潮湿的”的推论的正确性。这些推论的前提和结论均不包含形式化的逻辑语汇,掌握了这些推论涉及的概念的用法就能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推论,从而做出行动(doing),而不必清晰地加以言说(saying)。在此意义上,皮尔士也将习惯称为推论性的“习惯”:习惯体现于包含了可引导我们行动的虚拟条件句推论的行动。

关于(2),我们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将诸如“如果天在下雨,那么街道会是潮湿的”这样的阐释运用于具体的对象时,我们才能够获得关于世界

布局的理解和意义。从而,关于(3),我们进一步要求有一些索引词,用于谓述对象;索引词即皮尔士所说的“此性”(haecceity, the unique thisness),用以指在行动中直接应对的那一事物。随着符号活动的发展,索引词——它自身也是一个符号——可能会逐渐发展为我们如今使用的成熟概念,“事物”被稳健地立义为清晰的对象,与此相关,语言和语义对象是后来出现的东西。进一步地说,皮尔士哲学中发生的是“符号学转向”,而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皮尔士有着对阐释项的强调而认为他做出了“语言转向”。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继续申明这一点。

简言之,论题(1-3)体现的是,外在事物在具体阐释性的活动_{中被构建为行动中的意向对象}这一连续的过程。如图2所示,其中T代表事物,O代表对象,I代表阐释项。在符号活动形成的符号网中,T带来持续的“影响”或“效果”,这促成了I的不断变更和发展,这将会打开一个塞拉斯(W. Sellars)和布兰顿所谓的“理由的空间”,而我们已经将事物揭露为的那些O则构成了“自然的逻辑空间”^[16]。恰是基于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在实践的经验后果中确定符号的意义(对象)(论题4、5、6),也恰是因为此,我们根据“行为中的效果”进行的实践探究才不会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以推论形式展开的探究客观世界的过程。以符号形式“疯狂生长”出的宇宙既包括了由事物构成的物理世界,由对象构成的周遭世界(Umwelt),也包括了由阐释项构成的内世界(Innenwe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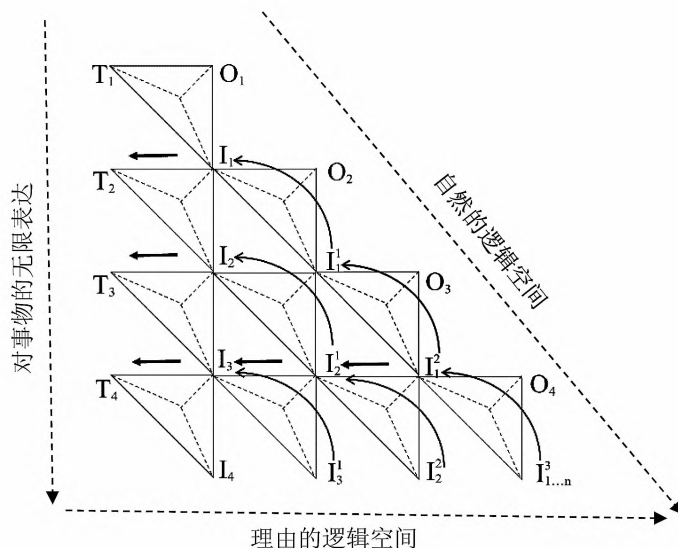


图2 符号活动中对事物的无限表达^[15]

皮尔士的符号哲学与实用主义有着思想上的连续性。在1900年后,皮尔士开始思考实用主义并对

他先前的表述进行修正。修正性的表述主要集中在1903年的“哈佛实用主义讲座”,以及1905—1907

年间的“一元论者系列论文”中。在1905年,皮尔士以符号哲学的方式对其实用主义原理做了这样的重新表述“所有符号的全部知性要旨体现于理性行为的所有一般模式的总体中,而这些模式则以不同的可能情境和欲求为条件,其结果是对符号的接受。”^{[4]43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尔士没有反对自然性的情境和欲求的重要作用,符号的出现恰是调节“自然的发生”和“文化的认知”的必然结果,其中,这一结果具体体现为内藏在“习惯”或基于信念的“行动”中的符号模式,而这有着理性或推理特征的模式是由符号的阐释项这一维度提供的,笔者恰在此意义上认为,“阐释项”是沟通起皮尔士符号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皮尔士的符号实用主义由下述一些融贯的具体立场构成:

(1) 皮尔士仍然承认**根据概念(conception)的效果来理解概念的意义**,“实效主义认为,任何概念的意指体现于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可理解的效果之中”^{[6]358}。但是,

(2) 皮尔士同时明确到,这种“效果”绝不能在**个体心理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不认为将这种基础的事物还原为心理上的事实是令人满意的”^{[6]140}。

(3) 实际上,皮尔士思考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个体对象,而是一般类别(general kinds),“不要忽略下述事实:实效主义原理没有对单个实验或单个试验性现象做出判断(因为,在未来亦为真的条件句不可能是单称的),它谈论的仅是一般类别的试验性现象。它坚持不要在认为一般对象也是实在的这种观点上怯懦,因为所有的真都表征了某种实在。而现在我们说的是,自然法则是真的”^{[6]340}。

(4) 结合(1)和(3),因此“效果”中包含着某种普遍性的法则,对这类法则的探究意味着。“**实用主义**”在皮尔士那里作为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科学的探究在推理上表现为条件句形式,它是一种普遍判断的形式,“推理必须能够指向未来……内省完全是一个推论问题”。“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会进一步赞成,他们探查语词和概念的意义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实验的方法,所有成功的科学……都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确定性,个别科学在今天仍然适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别无他意,仅实质对旧的逻辑规则的具体运用”,“实用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原则,认为每一种以有着陈述语气的语句表述出来的理论判断均体现了一种模糊的思维形式,其唯一的意义(如果有的话)体现在它的如下倾向中,即强制相应的实践原理以条件句的形式表述出来,其中,条

件句的归结子句(apodosis)有着祈使语气。”^{[6]141,359,400-401,134-135}立场(4)支持了(2),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5):

(5) 根据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行动因此不是一种任意的活动,而是受到“信念”支持的,体现为“习惯”的活动。主观方面关于事物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信念程度(信念度)和客观方面的科学探究中获得的判断具有的**或然性**是直接相关的。“实用主义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或然性相关的问题……”,“习惯(habit)不同于倾向(disposition)之处在于,它是根据原则而获得的,……拥有某种习惯,意味着在未来相似的情景下也会以类似的方式行事。此外,还有一个要点,即人们对自身的合宜控制体现在对他们自身习惯的修缮之中”^{[6]141,359,413}。习惯实际上是符号性的。

(6)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皮尔士也**反驳将知识奠基于纯粹的感觉**的做法,认为恰是诉诸对规则的运用,我们根据事物看上去的样子(显像)做出假设,才有了探究的开端,“一般性实际上是实在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缺乏规律性的个体实存性或现实性的任何之物均是空洞的。混乱无序意味着空无”,“我所谓的实用主义与感觉的质性无关,这允许我认为,对这种属性的预测仅需根据它似乎如何(what it seems)即可,而与其他东西无关。……在我的理解中,实效主义在任何层次上均不谈论纯粹的感觉属性……属性的实在本身仅体现于它似乎如何”^{[6]343,401}。

(7) 立场(6)隐藏着皮尔士**根据符号哲学重塑实用主义**的思路,以“实用主义”为方法的科学探究的起点“不仅仅包括纯粹的感觉,那么它必然也包含了某种努力。它必然包含了某种我现在可以模糊称之为‘思维’的东西。我将这三种阐释项成为‘情感’(emotional)、“活力”(energetic)以及‘逻辑’(logic)阐释项”^{[6]409}。从而,“就每一个通过知觉之门进入逻辑思维的概念而言,其所有要素均会走出渗透目的的行动之门;如果在这两道门口无法提供通行证,那么这些要素便会被理性逮捕,被视为非法的要素”^{[6]241}。我们通过符号而思维,于是,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承认理性的认知和理性的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的联系”^{[6]333}。

基于符号的三元模式来阐释实用主义,因此获得的“符号实用主义”,或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的符号哲学,是对皮尔士思想更为明晰的表述。这种表述能够帮助我们避开心理主义,认识到皮尔士哲学

中对实在论的承诺,进而也能够领会他的其他重要论题。

笔者认为,符号实用主义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原因在于“符号”完全不同于“概念”,而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恰是在“概念思维”下造成的——简言之,我们难以完成从非概念化的感性刺激到概念化的认知对象之间的本体论之跃——皮尔士的“符号思维”将有助于我们重审当前的一些哲学困境,并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出路。本文余下部分将对此做出简要讨论。

三 符号实用主义的价值

长久以来,即便在实用主义研究中,符号实用主义也很少受到关注。这一事实不仅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符号实用主义,还需讨论它在实用主义谱系性的叙事中占据的位置,挖掘它可能的理论价值,以及可能的未来发展。

质言之,笔者认为,符号实用主义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现有的实用主义谱系叙事中的“断裂问题”,即以“经验”为核心概念的古典实用主义和以“语言”为核心概念的新实用主义叙事上的断裂,以及新实用主义叙事所面临的“语义学之幕”问题,即在使用语言的判断活动或语义交往活动中将会出现一种以推论为方式、以概念为原材料织就的“语义学之幕”,它替代了近代哲学中横陈于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由因果关系织成的“因果性之幕”^[17]。语义学之幕阻碍我们从语言表述的实践回到坚实的大地(外部世界)。

具体言之,近代哲学认为“经验”是连通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灵的通道,在这一通道的世界一方承诺的是非概念化的感性刺激,在心灵一方承诺的是概念化的直观:获得知识,便是要成功地疏通这一经验通道,为感性刺激和直观之间的关系提供合理解释。古典实用主义者批驳这种暗含着二元论的思维,他们将“经验”改造为一种直接调节应对外部世界的自然活动和对世界进行阐释的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实践”。“实践”因此不仅深入自然深处,也在文化中延展开来。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二战期间一批逻辑实证主义者逃往美国,这为分析哲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为实用主义带来了一次“语言”转向。转向后的“新”实用主义以“语言”为核心概念,问题的重心转变为主体使用语言的交往活动如何实质地关涉(*materially of/about*)世界。在新实用主义者那里,“实践”的蕴意变得偏重

于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这样一来,语言表述的范围(由语义内容或具有真值的“事实”构成的世界)和外在于心灵的、只能以因果模式呈现的世界本身之间的对立关系得到凸显。或许令人感到吊诡的一点是,新实用主义者与古典实用主义者一样均拒斥基于非概念性的感性刺激建构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化理解这种做法,然而,新实用主义者却受困于自身构筑起的“语言牢笼”而难以回到坚实的“大地”上,以致罗蒂(R. Rorty)坚决敦促我们放弃任何关于世界的谈论,以及相关的经验语汇^[18]。

符号实用主义既有助于避免实用主义叙事上的新、旧断裂问题,也能帮助新实用主义者克服其语义学之幕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用符号思维取代概念思维,认识到呈现于符号的“事物”维度的超主体性的客观性(*supra-subjective objectivity*)和呈现在符号的“对象”维度的主体间的客观性(*intersubjective objectivity*)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前者是独立于个体性的,但主体间可通达的,后者则独立于所有人关于它的思考。

概念思维中,非概念性的感性刺激和概念化的理解呈现尖锐的二元矛盾,新实用主义者在反表征论(*anti-representationalism*)的论题(即反对根据关于外部事物的表象来建构关于外物的概念化的理解)下,太过快速地从完全放弃基于感性刺激构建的理解过渡到完全基于概念构建的理解,这样一来,基于主体间使用概念的话语实践仅能保证主体间的客观性,而传统认识论追求的“事物”——它外在且独立于所有人关于它的理解——具有的超主体性的客观性便很难得到保证。简言之,新实用主义者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在于,如何保证在语言中得到证成的“对象”就是独立于所有人类心灵的外部“事物”。

避免新实用主义困境现有的一道出路是,用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或实践概念(从符号的视角看,“实践”调和的恰是超主体性的客观事物和在主体间得到阐明的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补充,这种策略典型地体现在布兰顿那里。布兰顿认为,直接涉身世界的实质语用活动有着之于使用语言的阐明活动的优先性,从而,尽管话语实践有着方法论上的优先性——因为表达那些实质层次内容的唯一方式终究只能是通过我们的语言——但根本而言,我们需要诉诸超主体性的客观“事物”直接打交道的实质语用的实践来衡量和理解后继语义活动或表达的真假和意义^[19],在此意义上,实质的世界总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认为,符号实用主义提供了比布兰顿策略更好的分析框架。符号思维中,事物、对象和阐释项构成了一个不可被拆解的整体单位,阐释项直接(immediately)体现了对事物和对象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在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即符号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澄清。符号活动将沿着两条关键线索展开:一是对事物施加给我们的不可消除的实在影响的持续接受,因而,如对皮尔士评价甚高的米萨克(C. Misak)和哈克(S. Haack)敦促我们认识到的那样,实用主义仍然负有“正确地理解事物”的责任,不能放弃关于实在的谈论^[20-21];二是基于这些接受以及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网)而修改阐释项,进而更新对事物和对象的理解。

但是,如迪利提醒我们的那样,并非所有超主体性的事物均会被卷入我们的符号活动中,从而成为有人称的(personal)主体间意义上的客观对象,换言之,新实用主义者通过话语实践所理解的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表征”)仅可能部分揭示事物在符号活动中呈现为的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表征”)。就此而言,罗蒂和布兰顿式的实用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将哲学讨论的起点设置为概念性的而非符号性的,从而仅能达到概念表征而错失了符号表征,恰恰基于后者,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承诺事物存在,乃至那些未能进入符号活动中的超主体性的客观事物的“实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判断:实用主义的符号转向必然包含语言转向,但语言转向不必然是符号转向,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符号转向等同为语言转向。布兰顿策略尽管吸纳了古典实用主义洞察,认识到了物与物之间的实质关系在发生的次序上是在先的,但他终究难以避免概念思维的缺陷,试图根据使用概念表达式的话语实践来表达出那些事物,因而布兰顿策略仅揭示了符号活动的一个方面,即根据阐释项将事物表达或阐明为具有语义负载的对象,但他无法直接论及事物的维度。

在符号思维中,事物是不可消除的维度。沿着这一分析方向,我们将会看到符号实用主义还能促进实用主义与其他区域内的哲学探究的融合,具体而言,它为融合认知哲学和实用主义奠定了学理基础。符号实用主义承诺在事物和对象之间存在真实的认知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并不总是以概念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就为吸纳认知科学的研究来理解哲学问题提供了理由。实际上,实用主义自其降生起,就与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皮尔士便是一名强科

学主义者,他将“实用主义”界定为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我们根据外部世界施加给我们的实在效果来进行科学的探究,确定关于世界的信念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消除我们信念中的怀疑要素,而“为了消除怀疑,就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以此方法,信念便可能不再是带有人类性情的东西,而是由某种外在的永恒之物——由某种绝对不受我们的思维影响的东西所产生”^{[1]198}。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科学的发展——无论得出肯定还是否定性的结论——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就认知哲学而言,不乏吸纳实用主义思想提出一些新颖立场的做法,但实用主义者本身还需更为积极地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就此而言,符号实用主义既提供了学理基础,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框架。相关的具体工作则尚待展开。

结 语

对符号实用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要求我们对皮尔士的符号哲学做出更多的探究。有趣的是,尽管皮尔士的符号哲学未能在实用主义中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美国符号学传统中却得到了许多研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符号学家和对皮尔士的研究著作,例如西比奥克(T. Sebeok)、迪利等人的研究。遗憾的是,符号哲学从未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在我国,如今符号哲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传媒学界而非哲学界。从皮尔士符号哲学出发建构一种符号实用主义,这也要求对那些长久伴随我们却为我们所忽略的研究投去关注的目光。本文仅是对符号实用主义做出了初步的讨论,我们更为需要系统性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皮尔士. 皮尔士论符号[M]. 胡普斯,编. 徐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2] 詹姆斯. 实用主义[M]. 李步楼,译. 背景: 商务印书馆, 2002: 27-28.
- [3] HOOKWAY C. The pragmatic maxim: Essays on Peirce and pragmat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1.
- [4] 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M]. HARTSHORNE C, WEISS 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100-103.
- [6] PEIRCE C. S.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2 (1893-1913) [M].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 BERNSTEIN R. The pragmatic turn [M]. Cambridge: Pol-

- ity Press, 2010: 222.
- [8] DEELY J. Semiotic animal: A postmodern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 transcending patriarchy and feminism [M].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10: 14, 23.
- [9] 皮尔士. 推理及万物逻辑: 皮尔士 1898 年剑桥讲坛系列演讲 [M]. 凯特, 编. 张留华,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267.
- [10] 迪利. 符号学基础 [M]. 张祖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1.
- [11] DEELY D. Introducing semiotic: Its history and doctrin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97.
- [12] FORSTER P. Peirce and the threat of nomina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84 – 98.
- [13] BRANDON R.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2.
- [14] BRANDON R.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2.
- [15] MERRELL F. Peirce, signs, and meaning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19.
- [16] 周靖. 皮尔士论知识的基础及其对当代知识论的启示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1): 10 – 16.
- [17] 周靖. 论语言在开显世界中的规范建制功能: 基于布兰顿语言哲学的阐释 [J]. 哲学研究, 2021(5): 119 – 126.
- [18] RORTY R. “The world well lost” [C] // TALISSE R, AIKIN S. The pragmatism rea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53 – 366.
- [19] BRANDON R.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 Classical,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 [20] MISAK C. The American pragmatis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 [21] 哈克. 证据与探究: 对认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M]. 刘叶涛, 张力锋,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 – 4.

Semiotic Pragmatism: An Integration of Peirce’s Semiotics and Pragmatism

ZHOU J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Peirce’s pragmatism is often misunderstood and even ignored as it is mainly understood based on William James’s misinterpretation. One of Peirce’s goals in rearticulating his idea of pragmatism is to eliminate any possible commitment to psychologism. After elaborating on the anti – psychologism and realist positions of Peir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llectual connection between Peirce’s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and pragmatism. It then proposes a refined interpretation of Peirce’s pragmatism, which is “semiotic pragmatism.” It is an optimal expression of Peirce’s pragmatism that emphasizes the semiotic rather than the linguistic.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emiotic pragmatism can help us get a continuous narrativ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ragmatism.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enlightening ways to overcome the “semantic curtain” challenges the new pragmatism face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agmatism and cognitive philosophy.

Key words: pragmatism; Peirce; sign; semiotic pragmatism

(责任编辑 殷 杰)